

世界著名故事丛书

佛教的故事

THE LIFE OF BUDDHA



[英] 约翰·布克/著
高俊成/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929-49

1

世界著名故事译丛
SHIJIEZHUMINGGUSHIYICONG

宗教的故事

[英] 约翰·布克 / 著

高俊成 /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真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参考使用了部分图片和资料,但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报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著名故事译丛/王立娜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12

ISBN 7-204-08173-0

I.世… II.王… III.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世界 IV.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3346号

世界著名故事译丛——宗教的故事

主 编 王立娜

原 著 [英]约翰·布克

编 译 高俊成

选题策划 东方华新

责任编辑 苏 华

版式设计 旭日东升

出 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装订厂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套

开 本 720×980 1/16

总 印 张 314

书 号 ISBN 7-204-08173-0

总 定 价 668.80元(全套16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录

MULU

宗教的起源

洞穴艺术和萨满教	7
古玛雅文明与信仰	14
非洲及非裔美洲人宗教	16
大洋洲地区的宗教信仰	20

印度宗教与印度教

印度河谷文明与宗教	25
印度哲学与宗教	31
孔雀王朝与笈多帝国	40
湿波与毗湿奴崇拜	45
现代印度宗教	48
新思想对印度教的影响	53

地中海地区古代宗教

古希腊与古罗马宗教	59
古埃及的金字塔崇拜	65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宗教	67

耆那教与锡克教流史

耆那教背景回溯	71
最初的耆那教	72
现代耆那教	74
锡克教起源与发展	76
背井离乡的锡克人	79

佛教与释迦牟尼

佛陀成道	85
佛教之初	97
佛教在印度与东南亚	101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106
朝鲜半岛佛教的发展	114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	118

源远流长的中国宗教

远古的神灵信仰	127
---------------	-----





孔子崇拜与儒教	129
其它宗教与团体	142
正统信仰与宗教	152
宗教政治和世界性	154
新儒教的兴起及传播	157
中国的基督教信仰	159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160
政府和秘密社团	162

朝鲜、韩国与日本宗教

朝鲜与韩国的宗教信仰	169
日本宗教信仰	172

颠沛流离的犹太教

犹太民族的起源	195
出埃及与以色列人定居	197
大卫和所罗门	200
两王国与巴比伦流放	208
罗马与犹太教宗派	211
欧洲犹太教	213
近现代犹太教的发展	216
离散与大屠杀	219
犹太历与犹太家庭	222

改变世界面貌的基督教

天堂的引路人	228
责难保罗	240
早期的福音传播	242
拜占庭帝国及东正教	247
印度与欧洲皈依	251
基督教神学与柏拉图	256
基督教的普世	270

宗教与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与逍遥学派	277
讽刺家与哲学家	284
伊拉斯谟附录	295

路德派与新教流行

新教的发展	307
教会中的争议	310
维滕堡雄狮	315
新宗教的产生与发展	316



第一章

宗教的起源

从史前祖先的遗骸中寻找精神性的东西，宗教历史和世俗历史学家也会望洋兴叹。现存的线索中，有遍布爱尔兰的石冢和史前墓后牌坊，有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史前石柱群，还有法国拉斯科壮观的洞穴画，更有秘鲁南部的纳斯卡线条。所有这些有助于揭开原始信仰的神秘面纱。总之，现代宗教学者为寻证宗教的起源为我们演绎了一个个多彩的宗教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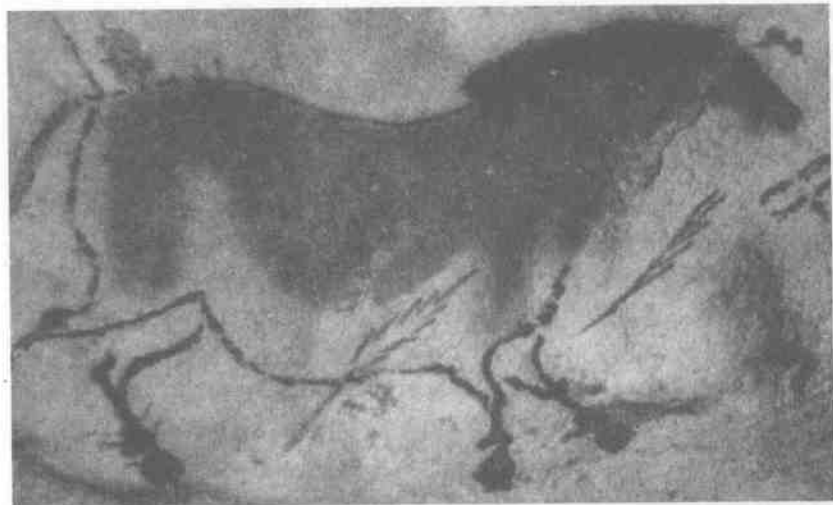


圣马太《哈里金福音书》插图。具有典型形式的庄严与华美，从中可见拜占庭艺术、基督艺术和日尔曼艺术的影响，这些传统艺术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洞

穴艺术和萨满教

DONGXUEYISHU HESAMANJIAO



◀ 法国多尔多涅
的拉斯科岩洞发
现的洞穴画

秘鲁南部的纳斯卡线条通常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幅员广阔，图案设计复杂，这些线条覆盖了近一千平方公里的沙漠，以至于只有从空中才能将其全貌尽收眼底。线条之中有些是几何图形，另外还有许多动物图案，其尤以鸟类图案为多。制作这些线条的古人究竟要表达些什么呢，我们还不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由于没有权威性作用的文本或碑铭记录，考古学家们只能对其意义进行推测。考古学家安东尼·艾维尼认为，从基于对该地区地理及历史的更宽泛的了解而言，这些线条“是曾用于划分地界以表明水源分配权的”。这种权利可能是由于某些地域间的争端引起，因此，诞生了这样一幅举行宗教仪式的图景，在这里神灵们的权威大大高于人类，因而在任何争论中都拥有“最终的裁判权”。显而易见，这种假设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因为各阶段都曾出现过宣称对某事物具有所有权的证据。即使这样，早期宗教史的编写依然无法保障其确切性，也许古人们制作这些线条的目的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做呢？或许出自什么别的原因也未可知。

以上观点已被用于解释在世界的许多地区所发现的洞穴艺术。情况或许那些把手放在洞穴岩壁上的人，亲自对其形状轮廓进行了摸索和探寻，这时他们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意念，那就是在自身之外留下自己的印记，就像那些来自科洛封，沿尼罗河溯流而上的希腊战士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阿布·辛拜勒的埃及法老巨型雕像的腿上一样。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洞穴艺术产生的原因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复杂，只不过是当人类创造或是设想某种感觉愉悦之物时心灵和肉体所体验到的深度满足感而已。这种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心灵和肉体之中的感受和情感，对宗教来说就如同对艺术一样，都是最基本的要素。艺术之目的是娱

乐；但关于洞穴艺术的目的所在，人们却是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观点认为洞穴艺术与早期宗教史有关。有些考古学家提出，大量的洞穴艺术描绘了与萨满教相关的信仰及实践活动。

“萨满教”这个词已被用于描述那些幸得遗存并流传至今的大量的早期宗教的实践活动。萨满指的是那些蒙神感召、具有神赐异能的男女个体，他们陷入迷狂状态时，便拥有了超乎于神灵的力量并对其有控制能力，他们还能脱离肉体之身，在“天堂”和“地狱”之间任意穿梭往来。

“萨满”一词可以追溯到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个词的本源在梵语中指“僧侣”，流传到中国或传入日本都有很大变形。萨满教研究的先驱史禄国曾对通古斯萨满教进行过描述。他指出，具有潜能的萨满是因遭受过精神创伤或身患某种疾病等特别经历而产生了特殊功能，从而被选作萨满巫师。他们可以控制带来伤痛的神灵，并且能够向人们演示进入催眠的迷狂状态，那么他们就会被认定为萨满。

人们并不认为所涉及到的神灵在天性上具有善恶之分；评价的结果要视具体情况及这些神灵最终是否受到支配而定。萨满们将具有潜在破坏力的神灵与自身合为一体，继而把威胁转移到萨满个人或团体之上。他们对这些神灵加以控制，从而使这些神灵破丧失破坏能。

诱发催眠状态可以通过多条途径，通过诸如击鼓、舞蹈或在一面镜子前集中心神以及吸食烟草、饮酒和服用迷幻剂等方式，来排斥一般的感官刺激。“催眠”一词，目前被用于指那些进入该种状态、展开所谓“灵魂出壳”之旅的各式各样的人们。这种向上界或下界穿梭往来的能力是萨满的保护性角色的部分延伸，因为保护工作的重点地域通常是在大地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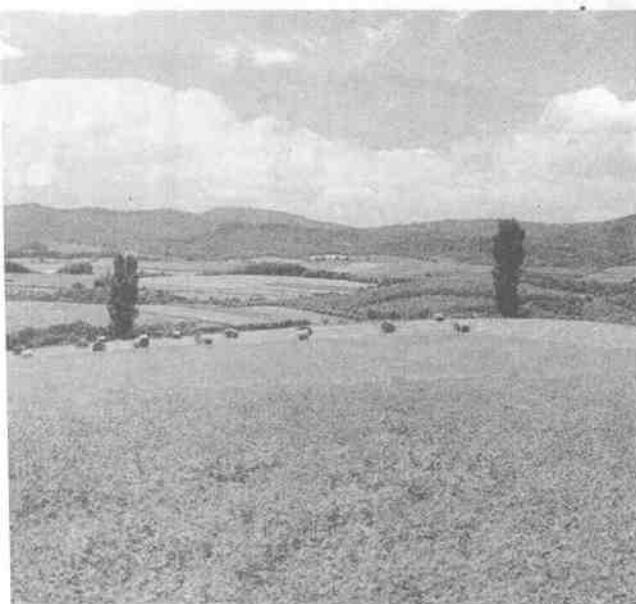
最近一些家教对萨满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确立了萨满教研究对于正确开展宗教史研究工作的根本性意义；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证明，有些宗教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所做的分析论证未必是完全可信的，尽管一些分析已经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埃利亚德认为“萨满教



A 尼罗河沿岸的美丽景色



A 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柱，具有十分神秘的宗教色彩。



A 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局部景色

的独特因素并不在于通过萨满巫师使神灵体现出来，而在于通过升达天界或降至地狱所激起的狂喜迷醉之感：体现神灵和被神灵附体是最普遍的现象，严格地说，但这并不是构成萨满教的必要条件。”

埃利亚德曾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二者分别开来，他把升人天界看作古老宗教的一种遗留，称之为“纯粹的萨满教”，同时他又认为，与恶灵的争竞则是一种革新。而据观察，在萨满教的实践活动中，并没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根据来支持这种区分；这种近乎生搬硬套的结论更像是现代思想的产物。

基于这类问题使得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斯在1967年写下了如下文字：“每个时代都有它所渴望的或应有的巨石阵。”古人在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竖起那些巨大的石柱，或许并不仅仅是为了娱乐的目的。对早期宗教史的了解之所以困难，就在于事实上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然而多年来，这种困难未能阻止人们宣称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谜语的答案，也就是雅克塔·霍克斯所说的每代人都得到了巨石阵无论是渴望得到的，还是应该得到的含义的所在。探讨巨石阵起源和意义的理论之多甚至超过了所建造的石头之数，而且其中有些理论所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关于巨石阵的早期历史，不如说是当代宗教的知识。现代的阐释一再被强加于古代所遗留的线索之上。

有缺乏强有力的说明文字的情况下，编写早期宗教尺又该从何入手呢？目前有两种较常见的编纂方法：一是从所有目前存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宗教中寻找可识别的共同内核，然后用这个内核去“复读”那些更早期宗教所遗存下来的一切信息；二是利用人类学对尚未受到晚近“文明”影响的规模较小的当代宗教的描述记录，这些宗教可能会折射出最古老时代的宗教活动的影像。

第一种方法的重要基础是由彻伯利的赫伯特勋爵奠定的，他认为全人类一般存在五种信念，因为人类在天性上是相通的：往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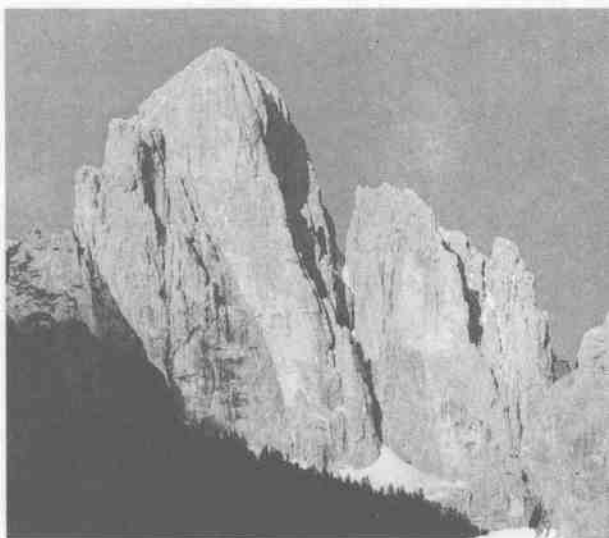
承认有一个至上的存在，这个最高存在值得崇拜；具体的崇拜要依据与最高存在的关系而定，美德生活体验是必要条件；要承认错误和罪恶的行为且必须为此忏悔；拒绝忏悔的人死后，正义会要求给予他惩罚。尼尼安·斯马特采用的方法相同，不过不过看起来形式显得复杂，他试图分辨出从各种宗教中都可以发现或识别的七个层面：实践的和仪式的；经验的和情感的；叙述的和神话的；教义的和哲学的；道德的和法律的；社会的和体制的以及物质的。

第二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就是利用了人类学，从19世纪后期到现在，这种方法已成为修史方法的中坚。在关于原生宗教的描述中，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了他对宗教生活的创造性理解，认为宗教是人们体验被视为拥有生命和力量的社会时作出的反应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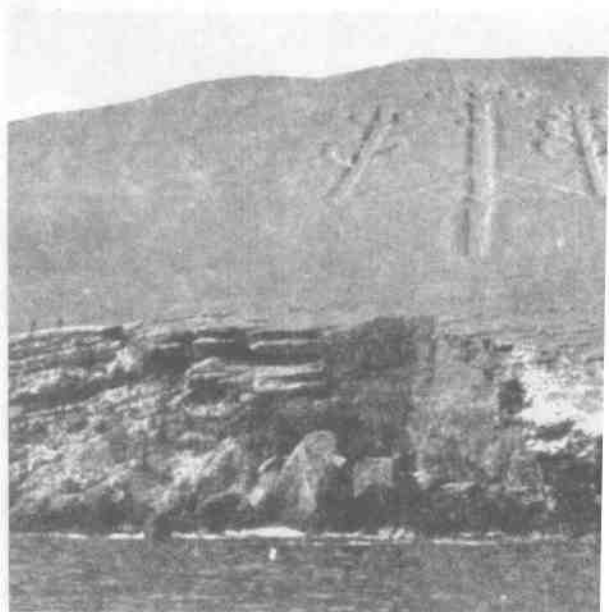
因此，社会在很多方面是独立于个体的人之外的，特定的人类个体只不过在某一时期偶然地构成了社会而已；人们创造宗教，特别是宗教象征物，其目的在于陈述并强调维护社会秩序、延续社会结构的价值，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功能都会是其宗教信仰的直接对等物。

在此仍需假设，从目前古迹遗存中可观察到观察的氏族部落的信仰和实践活动，都是从前一个纪元一直流传延续至今的，并且必须假设早期宗教可从这些信仰中推测得知。本着这种精神，涂尔干把他在宗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命名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种编史方法常与以下观点相结合，就是认为某些核心信仰或可从连续发生的宗教史的源起之处识别出来，就如同认为关于一棵橡树的生长情况，可以追溯到一颗橡子并从中得到答案一样。

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的进化论思想，增强了人们对宗教史的这种理解。实际上这种理论先于达尔文就已形成，而且和达尔文同时，还有其他人独立进行此项工作。在达尔文的大力补充之下，这



A 位于南美沙漠里的荒山一景



A 南美沙漠里的数亿年前的柱状大烛台

种方法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应用。

苏格兰社会人类学家弗雷泽在名为《金枝》的长篇系列著作中也是以如此贬抑的态度来研究早期宗教史的：他在著作中提出了轻视宗教的观点，并四处搜寻证据或奇闻轶事来阐释自己的看法——与发生在 20 世纪的某些政治审判有惊人相似之处，即先定罪，再提供证据来证明其罪在何处。他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促使一位剑桥同事建议他去读一读古代作家埃比法尼乌斯的作品，因为他可从中找到“可发掘大量民间传说的宝藏”；另一位同事则记录道，为了回答一个疑问，弗雷泽曾“胡乱地翻遍他的笔记”，想从中找到答案。

就与该方法相关的一切方面来说，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约翰·卢伯克爵士把人类学的洞察力和对进化论的热烈赞赏结合起来，他认为“处于相似的精神发展状态中的种族，无论其起源存在多大的差异，也无论其所居住的地区存在多显著的区别，他们的宗教观念却往往是十分相似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宗教进化的六阶段理论：无神论、物神崇拜、图腾崇拜、萨满教、神人同形同性、道德—神论。



A 秘鲁南部山地风光

这两种编史的方法脱胎于当时所产生的关于历史自身本质的种种信念。从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时代起，就已产生发现和描述如同牛顿所述物理定律一样的基本和恒定的人类行为规律的观点。如果达尔文进化论可以加以延伸，确立支配人类信仰物种进化的规律，那么也许只需观察那些所谓“遗留”的宗教信仰就可以编写早期宗教的历史了。“遗留”这个词是泰勒采用的术语，他也曾倾向于使用“未改变的野蛮状态”这个短语。泰勒认为，一切宗教生长发源的那颗橡子就是“相信精灵的存在”，他称之为“万物有灵论”。

从普遍的万物有灵论出发，泰勒可以信心十足地着手编写早期宗教史，因为如此一来，他只需

简单地追溯那些一直延续至今的宗教因果关系链即可。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他赞赏地援引了贝专纳的一位非洲酋长向一位名叫卡萨里斯的传教士所作的评论：“一件事总是另一件事之子，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出身。”

在此书的开篇，泰勒就表明，他把历史理解为追溯遵循某种规律的一连串相关事件的过程：“没有人会否认，如同每个人通过他个人的自我意识就可以知道，某些特定的自然原因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行为。除了考虑到超自然因素的干涉和偶然的自发状态之外，让我们把这种不可否认的自然因果的存在作为立论的基础，一直搜寻下去，便可以使其在我们面前现身。物理科学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追寻对于种种自然规律的疑问，并不断取得了成功。”

根据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来编写历史的努力，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种努力和尝试创立了自称“社会科学”的很多学科。历史正在走向科学化，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1897 年所宣称的：“社会科学或可称理性人类史，这两者是相同的，它们正在朝着根本统一的方向努力；物理科学所做的，与理性的自然现象史所做的一样。物理科学正在寻找支配分子运动力量中所隐藏的一致性，而社会科学则是在人类个性的范围中寻找一致性。所有的历史皆趋向于此；所有的预言，所有对未来的导向，皆源出于此。”或许，他还补充过“所有对过去的指导”也源于此，因为以此为基础，早期宗教的任何沟壑都可以轻易地被填平：通过界定范围，尽管形式不同，但所有宗教一定会体现那种本质。

正因为这样，宗教研究领域的伟大先行者马克斯·穆勒提出，应该在不同的宗教之间开展广泛的比较，以便使宗教史可以从各种宗教的共同起因中得以归纳和总结。穆勒认为，当人们开始注意到自己伸手可及的世界范围之外的事物，而该事物又“不像所有其它事物那般有限”，人们便从中感受到了加诸自身的要求。



A 11 世纪手稿的插图中母亲神的形象被广泛化为大地女神并哺育着大地万物。



A 16 世纪美洲的萨满法师的形象



A 古玛雅人建造的库库尔坎金字塔，不仅是神庙，还是一座天文台，可以观测太阳、月球、金星的运行和角度。

“人类已经发现在暴风雨、天空、太阳或月亮背后隐藏的某些不可知的力量，他们开始感觉到有些事情他们不想做却不得不去做，或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受到限制，惟有达到这一步，我们才算是接触到了宗教产生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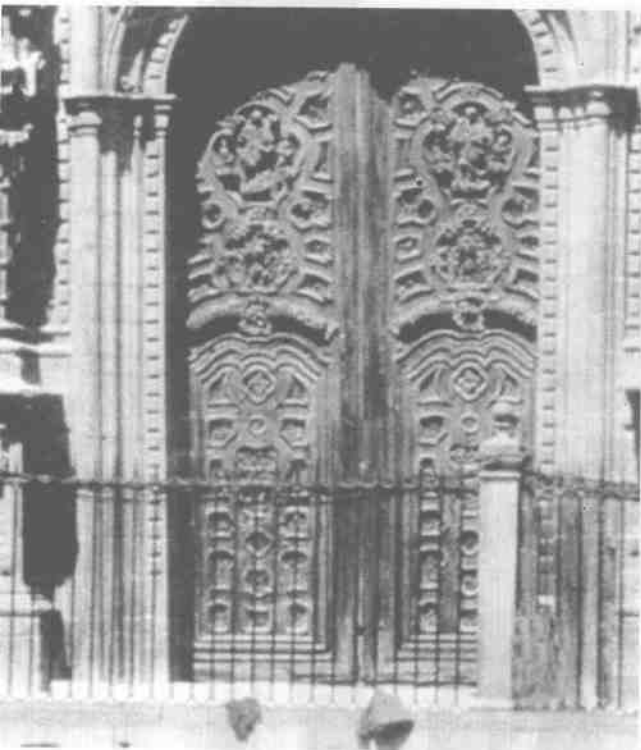
因此，所有宗教的根本基础便是“隐藏在如此种种表象之下可以对人类的精神特质产生影响的事物及对无限的理解与感知”，而这种感知也就是作为一切宗教之树生长之源的那颗橡子。

不过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此时还出现了一个问题显得非常突出，那就是强加于过去历史之上的理论与最终破译的涉及早期宗教信仰并一度不可知的文字之间相互矛盾。这些铭文和文献已经或多或少地向人们揭示了当时宗教信仰的某些方面的历史，而且还表明其真正的历史实际上比人们所设想的还要错综复杂，并因是那样的多姿多彩。

古

玛雅文明与信仰

GUMAYAWENMINGYUXINY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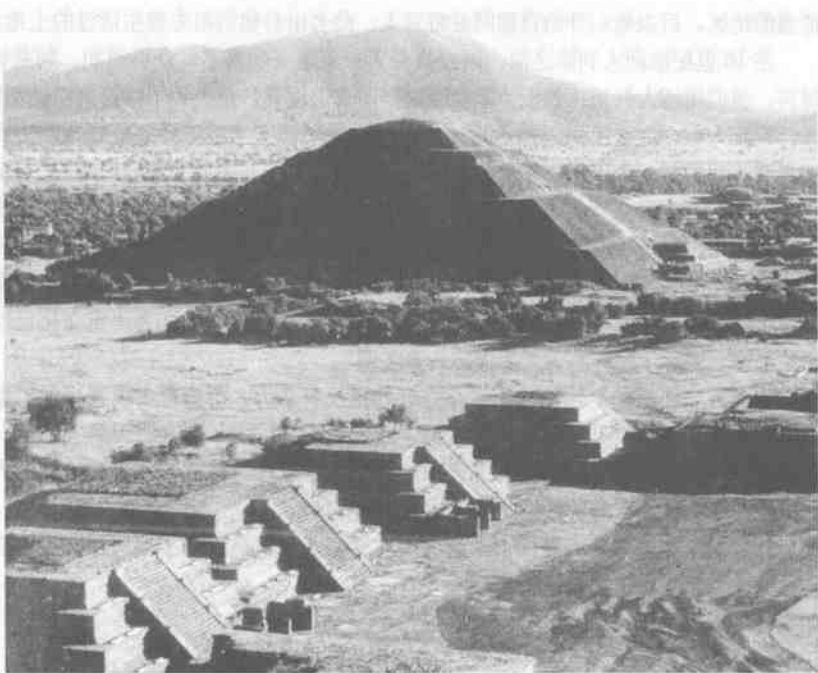
A 墨西哥城中的欧式教堂，图为教堂上的精美浮雕，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关于早期信仰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举一个重要例子，是在 20 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对玛雅文字的释读。玛雅人是中美洲的一个民族，他们生活在包括今天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部分领土在内的一些地区，他们曾与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境内的阿兹特克人和奥尔梅克人北方的毗邻。

大约于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之间兴盛的奥尔梅克人，通常被看做是该地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源头。为了得到玄武岩巨石并将其运回，奥尔梅克人曾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他们用玄武岩雕刻巨大的头像，但是与这些雕像相关的信仰，我们却无从得知。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制造了很多绘有美洲豹的物品。

在南美洲，美洲豹普遍被理解为象征符号和权威的化身；如对阿兹特克人来说，美洲豹是特斯卡特利波卡神的化身。总之，美洲豹被视为一切动物之父，乃万兽之主，众灵之统帅。为了拜访神灵并与之交流，南美洲的萨满把自己装扮成美洲豹，这样一来，他们便拥有了密树丛林并可控制带来好运或灾祸的力量。美洲豹，与萨满一样，作为一种几乎不可见的

▷ 特奥蒂瓦坎古城是墨西哥重要文化古迹之一，也是墨西哥著名的旅游胜地，被称为“玛雅人的诸神之都”。



生命，常在丛林的曙光晨影中风驰电掣般一闪而过。

似乎有了这些神话传说，人们便可以编写信仰传播的历史，而且似乎因此历史编纂学所存在的疑问也就茅塞顿开、拨云见日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是谁的历史？根本不可能为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编写以编年体为顺序的大事记，但是编纂其他类型的历史，通过追踪、构想神话传说和人工制品的流传传播过程，尚可加以尝试。

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奥尔梅克人走向衰落并最终消亡，但是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即他们对于玛雅人建造庙宇建筑群、使用象形文字及其对历法和天文学的密切关注都产生过影响。

玛雅人对这些技术曾进行过更进一步的革新。在古典时期，仅在蒂卡尔方圆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就曾建造了大约三千种形状各异的建筑，其中包括六座金字塔型神庙。

16世纪以来，当欧洲人初到此地探险并征服原属玛雅人的领土之时，他们便在这里发现了印象至为深刻的神庙和众多象形文字的铭文，但除了极少数的神庙及文字的用途含义得以解读阐释之外，如今它们绝大部分都渐渐消亡了。大量重要的信息遭到了破坏，不过一本名为《波波尔·乌》或《国会书》的书，在1554~1558年期间已经用基切语保留下来——尽管这种语言是用西班牙语字母记录的——讲述了创世、众神和基切人的故事。

所有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的一位探险家阿尔弗雷德·莫兹利曾于1891~1894年间对该地进行了七次探索，并详细地记述了主要的庙址，包括蒂卡尔、雅克斯奇兰、科潘、基里瓜、帕伦克和奇琴-伊察。即使矗立在废墟之中，这些神庙仍然令人心生敬畏之情。谁能知道在此参拜的人们到底有何期待和信仰？相对来说，我们对阿兹特克人的了解更多一些，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可能对玛雅人进行对比参照。

阿兹特克人是北部的土著美洲人武装起来的墨西哥战士的后代，这些战士在约1325年已经在特斯科科湖的特诺奇蒂特兰岛建立了一个据点。这些自称“特诺恰”的人影响遍及与其联盟或被他们

征服的地区，后来他们开始自称阿兹特克人，此名出自他们祖先曾生活过的土地。

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阿兹特克人一直很兴旺繁盛。众所周知，阿兹特克人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用活人祭祀；他们为了掠夺财产而攻击近邻，也会为了俘获祭祀做牺牲而发动战争。

玛雅人似乎完全不同，但是这一判断产生于玛雅文字被破译之前。与众不同的是，玛雅人的废墟表明，他们是一个更崇尚和平、更理性的民族，似乎并不属于泰勒所谓的“未改变的野蛮状态”。

因此，有人宣扬玛雅人已经进入了宗教和文化史上的一个较后期的更先进的阶段。有人说玛雅人爱好和平，以一种城邦制国家的形式与他人和平共处，只在必要的时候发动战争。

在神庙中，家长式的统治者代表人民向神灵祈福祷告。从玛雅人对于历法和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以及他们受过教育且有丰富的数学思维能力的事实来看，有人认为玛雅文化已经达到希腊和罗马文明的高度，实际上应被称为“美洲的古典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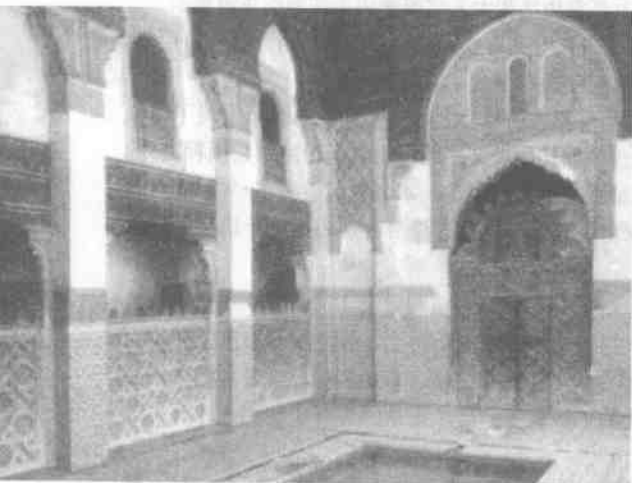
然而，当波南帕克连同它那保存完好的描绘着暴力、折磨俘虏以及用他们献祭的壁画一起被发现之时，当玛雅文字开始得到破译之时，事实终于被证明了起来。玛雅人相信一切生命均被某种神王力量所拥有，这种力量主要存在于血液当中。这更接近阿兹特克人的信仰。人类生活依靠众神恩典，但众神也依赖人类所献祭的牺牲的血液来保持威力。

这种对早期玛雅人宗教信仰理解的彻底转变，形象地说明了编写那些没有书面记录或文字尚未被解读的文化史的核心问题所在。

非

洲及非裔美洲人宗教

FEIZHOUJIFEIYIMEIZHOUARENZONGJIAO



A 墨西哥非斯老城内的凯旋门，非斯曾是非洲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对位于同一地理区域，但属不同部落甚至不同村庄的宗教，寻找蛛丝马迹非常困难。这是非洲宗教史的一个疑难问题所在。非洲与美洲相似，幅员辽阔，若对其宗教信仰做出统一的概括决非明智之举。非洲的地理形态从雨林一直延伸到不毛之地的沙漠，它的人民也许以狩猎为生，居无定所，但同时也有生活在村落或现代化的城市之中的。

因此原生非洲宗教极具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又几乎没有文字记录。不过，在非洲盛行口传教义，而且相当多的传说已被发掘出来，只是它们并非通过破译文字的方式，而是通过对口头流传的历史进行精细、反复的分析而得出的。

在那些已被其他宗教信仰侵入的非洲地区